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突转现象探析

王树利¹, 刘 威²

(1.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2. 河北北方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突转”这一概念在 2000 多年前就被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凸显了突转的种种现象与痕迹, 不论是单一诗篇还是整部诗集均体现了跌宕起伏的审美美感。此外, 这种突转的美学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莎士比亚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突转; 整体和谐

中图分类号: I 1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951(2010)04-0025-03

十四行诗是欧洲的一种古诗体, 据说源于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民歌, 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将其发扬光大, 并奠定了十四行诗在当时文坛的地位。英国诗人、政治家怀亚特于 16 世纪 20 年代将其引入英伦, 并开始陆续翻译彼特拉克的诗作, 且尝试创作十四行诗, 形成了英诗宝库中最早的十四行诗。这种诗体是经过改进的, 由每个诗行的 11 个音节改进成为 10 个音节, 最终成为了五音步抑扬格。改进后的诗体更加适应英语语言的自然节奏, 并形成了新的韵式: 前八行为 abba abba, 后六行为 cd cd cd 或 cdc cdc 或 cde dce。随后萨里在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原有格律基础上对节奏和韵式又进行了改动与完善。他把后六行改为一个四行体和一个两行体偶句, 把韵式改为 abab cdcd efef gg。怀亚特引入十四行诗体, 并做了初步的改动; 萨里根据英伦语言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维方式对改动进行了又一次的完善与提升。随后的几十余年见证了十四行诗在英国的繁荣与发展, 诗人们创作了大量十四行诗, 出现了三大十四行诗集: 锡得尼的《爱星者与星》、斯宾塞的《小爱神》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前两位诗集的创作者在践行十四行诗方面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莎士比亚没有像怀亚特等热衷于引进国外诗体, 也没有像斯宾塞等人热衷于诗体的创新。他只是选定了萨里常用的诗体, 即四四四二结构, 韵式为 abab cdcd efef gg, 用这种体式, 创作了诗篇 154 首, 篇篇锦绣, 章章绝伦, 堪称之最, 所以英体十四行诗也称为莎体十四行诗。

“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1](P33)} 大多数学者认为, 抒情诗不具有完整的情节和逼

真的人物形象, 其结构大体按非多元主题或单一情绪起伏波动的轨迹组合, 不存在戏剧性的冲突和突转。然而,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却呈现了某种“突转”的痕迹。从单篇来看, 绝大多数诗篇所抒发的情感确实发生戏剧性的急剧逆向变化, 给读者带来了抑扬张弛的审美体验。从整体来看, 154 首诗呈现了某种情节上的起伏变化, 宛如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情感突转

王改娣教授认为, 总体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韵式上遵循英体, 但对于单独诗篇来说, 自身内部逻辑结构却呈现形式多样化趋势, 大体分为彼特拉克体、英体、三段体等类型^[2]。笔者认为无论逻辑结构类型如何, 其诗篇均显露情感突转的痕迹, 只是强度不同而已。

首先, 最常见的英体逻辑结构中, 前三个四行体层层递进, 形成强烈对比, 以渲染气氛, 后突转到一个结尾偶句。这个偶句不仅有力度, 且往往成为铭文式的格言和警句。如 18 首, 第一个四行中诗人运用暗喻和对比的手法把夏日和娇花等比作稍纵即逝的短暂美, 因为它们要么受天道之不测, 要么受无常之命运, 所以不能把爱友和它们相比。第二个四行体继续说到就连太阳神也难免太灼热而失去美感, 在诗人眼里就连神也是不能与爱友之美相提并论的。第三个四行体用排比句式说爱友是一种抽象美、真正美和普遍美。然后, 两行偶句指出只要存在欣赏美的人, 诗歌就会与爱友永生。可见在前 12 行中, 莎翁分别塑造了夏日、春花、太阳等形象, 渲染了美好事物与破坏力量的对立性, 最后, 在结尾偶句中, 诗人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 那就

收稿日期: 2010-05-04

基金项目: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200901025)

作者简介: 王树利(1981-), 男, 河北康保人,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是用诗行留存美。又如60首,第一个四行体写道时间犹如涌向岸边的波浪,飞逝而去,引入了时间的一维性。第二个四行体以人从小变老的成长周期为例加强了时间的无情与毁灭性。第三个四行体以容颜易逝,把时间的一维性推向了高潮。前12个诗行中,事物接连被时间的镰刀砍断,使读者越来越感到时间的可怕,感到走入无力回天的境地,情感矛盾达到了顶峰。突然如晴天霹雳,诗人高呼唯有不朽的诗篇能与时间比高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给人360°的转弯。由此可见,在这种突转模式下,“肥大”的前12行从不同层面或角度使感情复杂化,而“瘦小”的最后两行却完成情感之突转,形成了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堪称突转强度之最。在莎诗中,具有这种突转模式的诗篇还有许多,如19首、29首、52首、60首、63首、64首、65首、66首等等。

其次,莎诗中仅次英体位居第二的是彼特拉克体逻辑结构,前8行或预设悬念,提出疑问或铺垫主题,6行则解决问题给出评论,而突转常常在第九行开始。如33首,开头8行写到明媚的太阳虽然光彩夺目,但也有乌云遮蔽其容颜的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诗人就在开头预设了悬念;后6行一下子从天上的太阳转到爱友,并说道爱友乃人间的太阳,天上的太阳有乌云遮蔽的时候,那么爱友自然也不免有瑕疵,这样就为诗人和爱友的矛盾找到了合理解释,完成了逻辑转变。又如63首,前8行强调时间对青春年华的无情,流露出诗人的忧虑与困惑,这是铺垫;而后6行则要借助不朽的诗行与时间抗衡,是问题的解决,诗人的忧虑也水到渠成地消除了。这样就构了突转的第二种模式:前8行抑后8行扬,前后对照。在莎诗中,具有这种突转模式的诗篇还有36首、42首、61首、76首等。由此可见,前两种突转模式构成了非均衡二元对立,二元对立强度越大,突转力度也随之增大,反之亦然。对于其它逻辑模式,鉴于突转强度较弱,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情节突转及其它

莎士比亚大约从1592年开始创作直到1598年结束,共计6年,创作154篇十四行诗,诗篇的核心主题为友谊与爱情。前126首描写诗人同爱友之间友谊的变化起伏,几经突转,抑扬张弛。可见,不但两大组诗内部存在突转痕迹,在两大组诗之间亦存在突转,因为十四行诗集传统上只是抒发对女性的爱慕,如在锡得尼的《爱星者与星》中,诗人倾诉了对心上人佩内洛普的满腔爱意,斯宾塞的《小爱神》描述了诗人向伊丽莎白·博伊尔求爱的心灵路程,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却先倾诉与爱友之友谊后转向十四行诗的传统抒情对象,即令诗人神魂颠倒的黑肤女郎。

首先,根据学界普遍认可的1609版本的诗歌次序,对前126首诗歌内容大致分类整理,可以呈现一个相对清晰完整的情节脉络^[3]。前17首劝诫爱友早日结婚生子,繁衍后

代,抗衡时间毒手;后两首提出战胜时间的另一法宝便是伟大的诗行;20至32首主要颂扬友谊与爱情;33至52首主要是关于第三者的插入所引发的友谊的分裂与和解;53至65写诗人对爱友感情的专一与爱友之美;66至72把失恋的痛苦归结为社会所系;73至87主要感慨生命有限更需加倍呵护,此时闯入另一诗人来争夺爱友,引起波折;88至99写诗人与爱友分手之后的思念;100至120首主要描写诗人与爱友分手之后又后悔,之后又和好的波折;121至126表达了诗人的内心品质。虽然前一组诗不具备连续的情节,但明显的有一条可以被读者感觉到的若隐若现的叙述性次序,那就是诗人与爱友的友谊发展与超友谊的情感的发展:诗人与爱友的友谊及超友谊的关系经受了外人的非议,他人的离间,由分到合,再由和到分,反反复复,几经变迁。其次,后一组诗歌内容大致整理如下:127首至130首讲述黑肤女子的美貌;131首至136首发现黑女郎的种种劣迹,让世人苦恼万分;137首至145首写到虽然黑女郎背叛诗人,诗人仍然希望其回心转意;146至152首写诗人完全绝望。这一组诗亦可见忽隐忽现的叙述性次序,那就是诗人与黑女郎之间的爱情纠葛:盲目热爱、双重背叛、痛苦挣扎、痴心等待。从情节上看,由大喜突转到大悲再到极悲,也显露突转痕迹。简而言之,两大组诗内部情节发展起起伏伏,几度离合,具有情节突转的痕迹。

其次,两大组诗之间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突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突破传统写作对象的桎梏,极大地拓展了十四行诗的创作空间。在第一组诗中,诗人热情地颂扬了爱友,称其为三位一体的典范,这是其他同时代的诗人所没有突破的。诗人先歌颂爱友,歌颂他们之间的友谊及超友谊,这是扬,让当时的作者大感意外,于是更加吸引读者;随后,诗人又将描写对象转移到传统的女子上,此为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突转。

综上所述,从情感逻辑突转到情节发展,可以看到莎诗的独特艺术形式,从局部到整体都可以感受到起伏跌宕的结构艺术效果和抑扬张弛的叙述艺术效果。

三、整体和谐观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和谐起源于差异的对立”^{[4](P14)}。上文以突转为切入点,对莎诗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了莎翁重视和谐的美学观点。莎诗在内部逻辑情感发展上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这种差异性使得莎诗避免了单调乏味。倘若整个诗集都采用单一的逻辑模式,恐怕莎诗之美要逊色不少。而莎翁身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定受到了像毕达哥拉斯一样的哲学家的影响,从而自觉地采用两种模式来演绎自己的诗行。至于描写对象,莎翁在第一组诗里出人意料地颂扬了爱友,这在当时流行的诗集中是相当罕见的。这样不同寻常的开场引发了读

者强烈的审美兴趣。随后在第二组诗中,诗人引出了黑女郎,又将读者带回了传统的描写对象。两个描写对象虽不同,但二者统一于诗歌主题。

此外,逻辑情感突转的两种模式:前12行加后两行和前8行加后6行,构成了非对称二元对立;两大组诗描写对象:男和女,即一阳一阴,又构成了均衡二元对称。这种对称与非对称的二元对立,奏出了美的音符,这根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受欢迎程度就可看出。黑格尔说:“和谐一方面见出于本质上的差异面得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得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示为它们的统一。”^{[5](P180)}莎翁不可能与黑格尔对话,但在这一点上,似乎二人不谋而合。莎翁正是在对立中寻求表达诗集整体的思想内涵,在寻求和谐之美中消解了纯然的对立。莎士比亚的整体和谐观实质就是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和谐。

莎翁创作了无数世界人民喜爱的作品,却没有一本关于美学的专著。他只是将自己的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表

达出来。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确凸显了突转痕迹,并且这种逻辑情感结构和情节结构的构成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莎翁重整体和谐的美学思想。正如东坡居士所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分析结论,然而任何结论都是向绝对真理迈进的相对真理,不能成为定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 王改娣.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结构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7,(3):36-40.
- [3]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 屠岸,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4]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 [5] 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ploration of Reversal in Shakespeare's Sonnets

WANG Shu li¹, LIU Wei²

(1.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China)

Abstract: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ristotl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versal” in *The Poetics*. Shakespeare's sonnets have certain traces of reversal. Each poem and the whole collection betray an alternating plot. Besides, this kind of artistic artifice sheds light on the aesthetic ideas of Shakespeare.

Key words: Shakespeare's sonnets; reversal; harmony as a whole

(责任编辑 白晨)

(上接第3页)

Unique Phenology and Customs of Zhangyuan Region Reflected in the Travel Poems of Capital Shang

GENG Guang-hua, DUAN Jun

(School of Chinese,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describing the frontier sights in the travel poems of Capital Shang of Yuan Dynasty. In these works, the subject matters of the frontier poems are diversified. The focus of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has been shifted to mountains and rivers, the vogue of the day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particularly local natural scenes. The local customs are described in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facts. The analysis of the poems about the local phenological scenes and customs in Zhangjiakou can help people get a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unique and beautiful natural scenes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in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It is also culturally significant for people to have a direct and percep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Key words: Yuan Dynasty; the travel poems of Capital Shang; Zhangjiakou; phenological feature; local conditions and customs

(责任编辑 刘小平)